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魅力

时兰兰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超凡的人格,造就了他诗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平淡之中见绮丽,尤其是其将平常的田园生活写进诗歌,创造出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创了田园诗派。本文拟就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谈谈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平淡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73-03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诗人,特别是他的田园诗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巧妙地将情、景、理三者结合起来描述田园生活。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描写细腻,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有其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基础。他出生于一个没落士族家庭,少年时生活于乡村环境,家乡故园的风光,都为他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仕宦归来,他“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社及庐山游观而已”。他的后半生更是长期生活在百里之内的农村,接触的多是田野村夫,议论的多是稻麦桑麻,过着粗衣淡食的贫士生活。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为他的田园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

另外,个人的人生志向对他的田园诗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道出了他从小就喜爱“丘山”的志向。尤为重要的是时代的复杂造就了陶渊明人格的复杂性。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时期,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他的理想追求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使得他产生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污浊社会现实的憎恶。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现实社会的种种虚伪与他的天性冲突时,他能够做到宁固穷而不改其节操,处贫贱而能心境怡然,在田园归隐生活中,体会人生的价值与真谛。文如其人,正是因为陶渊明有着这种超凡人格,才造就了他的田园诗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

陶渊明诗歌多从众人常经之事、常见之物中发掘不易体悟的人情事理。他以写田园、写禾木为手段,善于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描写的景物上。同时,他写自然景物主要着意于神貌的点染,写出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诗歌于平淡自然中充满了情趣与理趣。如《归园田居》其五:“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

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饮酒》其九:“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另外,陶渊明对宇宙、历史和人生有自己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常常通过平凡的事物与通俗的语言表现出来,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就使其诗拥有了理趣。如“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些诗句,意味深长,让人读了无不产生一种对人间生活的渴望,对岁月的怜惜。

在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至关重要,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了强烈的思想感情。同时,诗人又善于寓情于理,将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如《归鸟》诗其一:“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翩翩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其二:“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颀颀,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其三:“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失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其四:“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全篇寓意明显,这只倦飞的归鸟,正是作者人格的象征。归鸟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诗人的思想和性格,诗中的每一景物,无不带上陶渊明的感情色彩,成为他的象征。又如《饮酒诗》第五首“结庐在人境”一章中,景、情、理交融,互相渗透,互相衬托,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能领略到不同的奇趣,享受到无尽的美。

二

陶渊明自称:“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是他创作的态度与目的。写诗既然是为了“自娱”而非娱人,就会写自己喜爱的生活内容,就

用不着雕饰，所以，陶渊明写诗与其做人一样“忘怀得失”。宋人严羽说：“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质而自然”，就是平淡自然。梁启超也说陶渊明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从美学角度看，平淡自然也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着这种平淡、自然、独特的艺术风格，导致他本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写入诗中，由此为后人作诗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是诗人所独创的。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外在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诗歌感情流露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练，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和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呈现给读者，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典型的范例。西晋诗歌绝大多数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弊病。而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称为“殆无长语”。陶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让读者为之感叹，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去吸引人。因此，陶渊明田园诗是冲而不薄、淡而有味。

三

平淡自然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是诗人所表现的静穆平淡的田园风光和农村日常生活，以及他处于这种环境中恬静自然的心情决定的。与此同时，它又与诗人在表现这些内容时所运用的质朴无华的语言和不事雕饰的白描手法密切相关。

从总体上看，陶渊明田园诗的语言可以用一个“简”字来概括，但对陶诗的语言风格，南北朝时期的诗评就多

认为文采不定，如北齐的阳休之就说它“辞采未优”。读陶诗，有时感觉他似与我们相对而坐，叙述家常，而且说的都是近乎寻常的大白话，但就是在这些近乎寻常的大白话中，却浸透着强烈而真实的思想感情，从中，可以触摸到诗人跳动的脉搏，感受到诗人独特的个性。如《移居》其二“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中的“呼”字，十分平俗，但出语的粗朴反见邻里间情意的真率，也见诗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自由，体现人间真情之所在。又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日暮天无云”、“春秋多佳日”、“采菊东篱下”、“草屋八九间”等，都是为人熟知的内容和明白如话的“田家语”，自然天成，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而《移居》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间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中，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他的笔下，如此富有诗意。他并没有雕词琢句，裁云绣目，用的只是朴素的口语化句子，如实写来。像这样朴素明朗、生动自然的语言，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理所当然地获得历史上更多读者的喜欢，使得田园诗千古流传。

虽然陶渊明在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如“房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因此说陶渊明田园诗平淡之中见绮丽，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形象模糊、晦涩难解、淡而寡味的玄言诗形成了鲜明对照。

四

农事歌咏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作为一个农业劳动的参与者陶渊，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把农村生活如实地大量写入诗中。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对田园生活的切身感受，融化在诗歌中，最平常的房宅草屋，绿树繁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在他的细腻描写下，都显示出无限的生机，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美和生活美的敏锐观察力。诗人善于挑选一些易懂又富有诗意的题材，并通过细腻的描写，给人以美的享受。陶渊明归园田，务农桑，惨淡经舍，辛苦良多，他在《劝农》诗中举绘古代“桑妇宵兴，农夫野宿”这样一个辛勤劳动的场面，劝勉农民要勤于耕织。陶渊明弃声归隐后，称自己“代耕非所望，所愿在田桑”，从而把事桑作为务农耕作的集中体现。陶渊明选择最能体现乡村风貌的景物加以艺术组合，“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使人们顿感清风扑面，心旷神怡。

总之，田园诗是陶渊明的独创，这是他在中国诗歌创作领域所开辟的一个新天地。也因此使他有“田园诗人”之称，成为田园诗的开派者。陶渊明不像一般隐士那样遁入山林，与鸟兽为伍，而是“结庐在人境”，选择了田园。在

简论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空间意识

何军民

(甘肃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具有很强空间意识,作品通过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两个方面的分析,呈现了“屋檐下”世界狭小的私人空间,以及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所造成的侵害,揭示了剧中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及其意义,以此从另一侧面把握《上海屋檐下》的文学成就与价值。

[关键词]《上海屋檐下》;生存状态;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I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75-03

法国文学批评家泰勒将环境、种族、时代并称为文学的“三要素”。马克思更是指出:“不是人决定环境,而是环境决定人。”环境显然是人的空间生存里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现代作家中,夏衍就是对于人的空间生存状态极为关注的作家之一,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突出的社会环境和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构成夏衍剧作的基本冲突。”“他又特别注意性格描写和环境描写,因此生活气息更加浓厚,人物更加生动。”《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戏剧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如果剔除附加在作品里的政治化倾向,它实际上就是

反映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体现了人在环境面前的无奈与抗争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另一方面,《上海屋檐下》的创作也受到曹禺《雷雨》的影响,其中包括受到《雷雨》式“郁热”、“挣扎”和“残酷”等体现人之生存困境的戏剧气氛的影响。

蒋光慈在《短裤党》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暗势力的铁蹄只踏得居民如在地狱里生活,简直难于呼吸。”假如把这段话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视角下上海的基本图景的话,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选择上海作为创作的背

陶渊明笔下,田园里的一草一木无不充满灵性。他在这里种豆、锄草、灌园、获稻、摘蔬、饮酒、出游、交友、读书、赋诗,乐在其中。秋菊、孤松、榆柳、桃源、良苗、新葵、桑麻、飞鸟、狗吠、鸡鸣、南窗、荆扇、东篱、南山、平畴、远村、墟烟,又让他悠然自得。在这其中,耕田与为官、田园与官场形成对立,在这对立中,陶渊明寻到了理想人生的座标,也寻到了抒写人生的载体,获得了精神的愉悦。这些平凡的农事村景一经诗人点化,便进入了安静悠闲的诗之境界,田园也不再是贫穷饥饿、劳累痛苦的所在,而是令人神往的乐园。当然,这境界的得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是诗人对社会、人生苦苦求思而又不乏理想成分的结晶。

陶渊明的田园诗,除了自身性格影响之外,更主要的

是有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他的出仕与归隐、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的思想矛盾以及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热爱。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封建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感情,即使退隐以后,也并未忘情政治,心情并未真正平静下来。陶渊明的诗文,平易朴实,清峻自然,醇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炼,深入浅出,在当时崇尚雕琢、追求形式、骈俪盛行的时代,他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创作那些质朴优美,生动活泼并富有情韵的作品,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他开创的田园诗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值得我们去继承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陈顺智.东晋玄言诗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王澧华.两晋诗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